



初級組 季軍

聖保祿學校（中學部） 許子瑜

題目：社區感官之旅

在北角，我的每一天都是從被城市喚醒開始。

每天叫我起床的，不是鬧鐘，而是樓下春秧街街市的「嘩啦啦」拉開鐵閘的聲音。緊接着，四方八面的聲音便傳入耳鼓。「新鮮豬肉，蔬菜平靚正！」的吆喝聲，手推車「輾輾」滾過地面的聲音。我還沒睜開眼，春秧街就在耳朵開了市。我揉着眼走下樓，撲面而來的是魚腥味、青菜的泥土氣，以及燒賣蒸籠飄出的一團熱氣。街坊們側着身子在攤檔之間擠來擠去，塑膠袋沙沙作響，菜販手起刀落地剝着魚頭，案板上的水珠濺到我的校鞋上。

穿過街市，走向地鐵站，感覺截然不同。外面的悶熱消失了，換成涼爽的空氣。這裏的聲音很規律，閘機「嘩嘩」聲，廣播提醒「請小心月台空隙」。列車進站前，先是捲來一陣風，隨後「轟隆隆」的巨響由遠而近。車門一開，人便如潮水般湧入。此時擁擠的車廂內堆滿各種的人，有學生、上班族，也有年紀老邁的伯伯孀孀。我緊緊貼着別人的書包，後面的人也壓着我，像是罐裏的沙丁魚。空氣混着洗衣液、腸粉和誰身上的香水，連呼吸也得小心翼翼。令我詫異的是，每天早上同一班車，總有那幾張熟悉的面孔。穿灰色西裝的叔叔永遠站在同一扇門前，背紅色書包的女生永遠低頭看小說。我們從不說話，但哪天要是少了一個人，我大概會察覺到的。

放學後，沉甸甸的書包壓着肩膀，校服被汗浸得黏在背上。我決定去北角海濱長廊散散心。一走近，濕潤的海風就呼呼地撲面而來，把頭髮都吹亂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那是碼頭獨有的氣息。鹹鹹的，帶着海水的腥和一絲柴油的味道。背上的黏膩一下子被吹乾了，肩膀也鬆了下來。

我喜歡在這裏跑步。聽着自己的呼吸聲，伴隨海浪「沙沙」的聲音，還有遠處單車的鈴聲，心情會慢慢平靜下來。出汗的時候，海風吹過來涼涼的，特別舒服。看着寬闊的海面，對岸的樓房，還有天上飛的海鷗，有時候我會停下來，雙手撐着欄杆喘氣，看夕陽把海面劈成一半金黃、一半淺灰。欄杆上停着一隻灰色的鴿子，歪着頭看我，好像在問我跑什麼。我笑了一下，又繼續跑。此時的我覺得自己好像站在世界的邊緣，所有的考試和功課都被丟到了海的另一邊。



從海傍離開，我會去最愛的茶餐廳。老遠就看到那塊褪了色的招牌，紅底白字，邊角有點掉漆了。一推開門，熟悉的香味就擁抱着我。香濃的奶茶、剛出爐的蛋撻，還有鑊氣十足的炒飯——肚子馬上咕嚕嚕地叫起來。

我點了一杯凍檸茶。用力啜了一口，紅茶的澀、檸檬的酸和糖漿的甜融合在一起，恰到好處。冰塊在玻璃杯裏互相碰撞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比外面的車聲好聽多了。杯壁結了一層細密的水珠，握在手裏涼涼的，像握着一小塊偷來的夏天。吸管碰到杯底，發出咕嚕嚕的聲響。

餐廳很熱鬧，學生嘖嘖喳喳地談天說地，下班的「打工仔」在盯着電視新聞，夥計在桌與桌之間穿梭，大聲喊着食客的點單。「靚女，老位置啊？」收銀台的姐姐頭也不抬地跟我打招呼。我猜，她大概記得每個面孔。我坐在卡座裏，一口一口喝着冰涼的飲料，看着窗外的天色被夕陽一筆一筆染成橘紅，電車「叮叮」地駛過。卡座的皮面被坐得有點塌，剛好貼合我的背。我想，這大概就是我在這個城市裏最舒服的形狀。

走出茶餐廳，天已經全黑了。英皇道上的霓虹燈一盞一盞亮起來，紅的綠的映在濕漉漉的地面上，像打翻了的顏料。電車從身邊「叮叮」駛過，帶起一陣暖風。街邊糖水舖的老闆正在收攤，鐵桶蓋子「砰」一聲合上。涼茶舖門口飄出一股淡淡的藥材苦味，混着對面燒臘店的油香，這就是北角夜晚的味道。我慢慢走回家，聽着自己的腳步聲混進這座城市的底噪裏。北角的夜，沒有一刻是真正安靜的。

窗外，春秧街收市了，鐵閘一面面落下。又是那個「嘩啦啦」的聲音。早上它把我吵醒，現在卻像搖籃曲。遠處還有最後一班電車經過的「叮叮」聲，愈來愈輕，愈來愈遠。樓下不知誰家的電視還開着，隱約傳來新聞播報員的聲音。我在被窩裏翻了個身，讓北角把我哄睡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